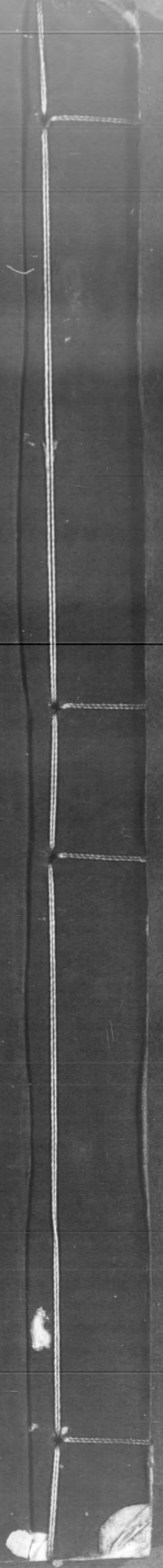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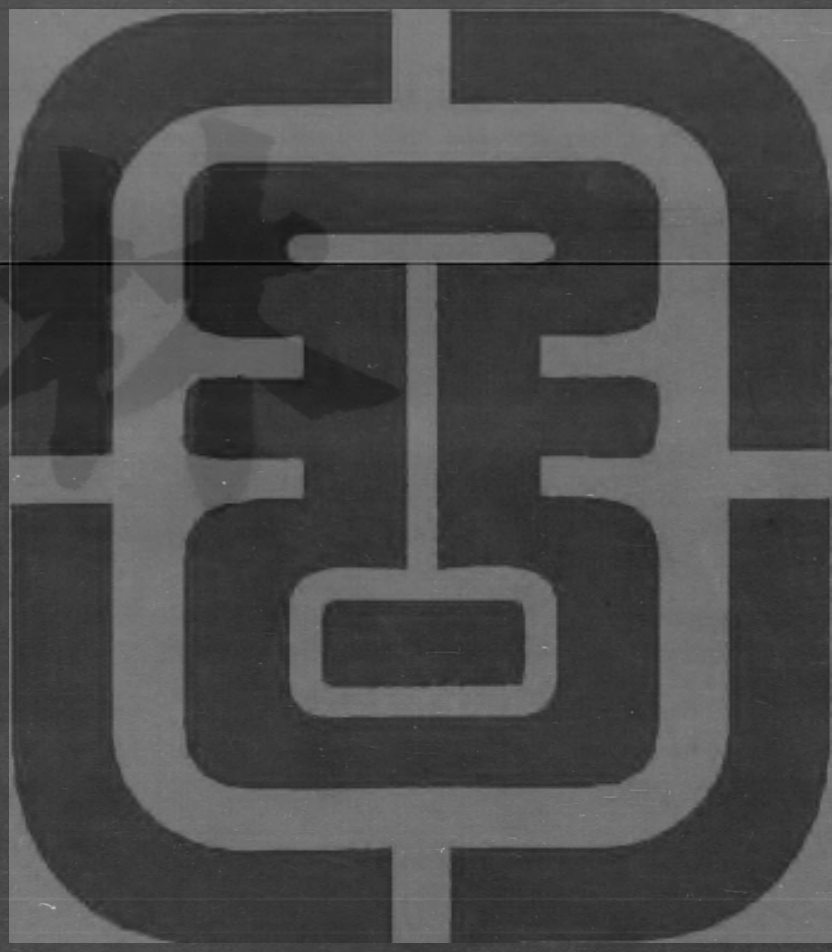


47550

世



世林凡例



一此書借古以發近貌繫之而情見乎辭矣故曰
著

一採錄古人言事不以年代先後為序者因繫而
次之也

一有一事一言而雜見群書則取其成章無費剪
綴者故不必原本而錄如遺左馬而採之說苑
風俗通不問先後遺史文而採之野語小說不
問正閏

一採錄第就其言事可爲法戒如立方之劉真長
險巖之劉備非必竟其人終身之品也

一錄左國正史等書盡依原文餘少有剪削如稱
爵稱謚槩以名字易之又合輯成章如太公
望陸機之類採不一書也

一或一篇而一人兩見者一人而別篇再見者致
不同也

一標題第揭其人如損益人下之類以篇中一人
兩見故別之也

世林目錄

立方

涼燠

識操

力命

提器

抗志

險巖

嫉詠

怨毒

物勢

覽冥

持盈

遠度

復恩

存故

貽謀

墓平

大觀

世林卷之一

莆陽藍文炳翰卿著



新安畢懋康孟侯贊

武林黃汝亨貞父閱

豫章朱謀埠鬱儀

校

清漳陳翼飛元朋

立方

若乃隨如環之轉。而因時物以遊。挾跂躍之術。而提人間之際。此役於多智之局。非矜其不易之行。

也。夫玉屑者不可雕於珪璋。絲剝者不可經於錦綺。苟離其質。遂毀其全。然而荃蘭孤挺。詎以巖伏而歇其芳。冷溜懸流。詎以石漱而改其清。故波俗。偃乎。規矩。恒德。貞以雷風。立人之道。無先於方。列立方第一。

子思

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毀道以求容。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

成回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鷂。下畏網羅。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韓褐子

韓褐子濟於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於此者。未有不

快用者也。而子不用乎。韓褐子曰。天子祭海內之神。諸侯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禘。禘也。未得事河伯也。津人申楫。舟中水而運。津人曰。向也役人固已告矣。夫子不聽後人之言也。今舟中水而運。甚殆。治裝衣而下遊乎。韓褐子曰。吾不爲人之惡我而改吾志。不爲我將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泆然行。韓褐子曰。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鬼神且不回。況於人乎。

樂正子春

齊伐魯。索讒聞。魯以其屬往。齊人曰。屬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荅曰。臣亦愛臣之信。

陸元方

陸元方曾於東都賣一小宅。家人將受直矣。買者求見。元方告其人曰。此宅甚好。但無出水處。買者聞之。遽辭。子侄以爲言。元方曰。不爾欺之也。

楊秉

楊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阮長之

阮長之在中書省直。夜往鄰省。誤着履出閤。依事自列門下。門下以閤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之曰。一生不侮閤室。

李宓

李宓嘗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爲儔。而不懼者。心無彼此於人也。

盛濤

盛濤嘗云。士大夫行已。正如室女。當須置身在法度中。不得受人指點。

袁愍孫

袁愍孫爲吏部尚書侍中。驍衛將軍。峻於儀範。廢帝僂之。迫使走。愍孫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 劉璉

劉璉與友人孔澈同舟入東。澈留目觀岸上女子。

璉舉席自隔不復同坐。豫章王太尉扳行佐。兄璉夜隔壁呼璉共語。璉不荅。方下牀。着衣立。然後應。璉問其故。璉曰。向東帶未竟。

裴粲

裴粲曾詣清河王懌。下車始進。便屬暴雨。粲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節。懌乃令人持蓋覆之。嘆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

夏統

夏統詣洛。三月三日。洛中王公以下。莫不方軌連軫。並南浮橋邊。統時在船中。賈充就船與語。其應如響。充欲耀以文武鹵簿。覬其來觀。因而謝之。遂命建朱旗。舉幡枚。分羽騎爲隊。軍伍肅然。須臾鼓吹亂作。胡葭長鳴。車乘紛錯。縱橫馳道。又使妓女之徒。服袿襦。炫金翠。繞其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等各散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

韓康伯

周勰爲謝安主簿。居喪廢禮。崇尚老莊。脫落名教。時韓康伯領中正。不通勰。議曰。拜下之敬。猶違衆。

從禮情理之極。不宐以多比爲通。時人以康伯爲澄。世所不能澄。裁世所不能裁。

王恭

淮陵內史虞珖子。妻裴。以尺牘辨利。廉服食。絕谷。常衣黃衣。狀若學道者。司馬道子常延致之。甚悅其才。每與百官飲宴。裴亦預焉。悉令與賓客談。衆人皆爲降節。王恭辭曰。恭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一坐竦然。

劉湛

廬陵王義真出爲南豫州刺史。劉湛爲長史。義真出時。居高祖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義真乃於齋內別立廚帳。會湛入。煖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宐有此設。義真曰。且甚寒。一杯酒亦何傷。酒旣至。湛因起曰。旣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

蔡興宗

蔡興宗爲左戶尚書。轉掌吏部。時世祖方盛淫宴。虐侮羣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惟興宗

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媒尚書僕射顏師伯謂儀曹郎王耽之曰。蔡尚書尚免昵戲去人實遠。

江敷

紀僧真得幸於齊世祖。容表有士風。嘗請于世祖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爲兒婚得荀昭光女。卽時無復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敷謝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敷。登榻坐定。敷顧命左右曰。移吾床遠。客僧真喪氣而退。以告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

天子所命。

嵇紹

嵇紹爲侍中。詣齊王問咨事。問設宴會。召葛旗董艾等共論時宜。旗等白問。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推卻不受。問曰。今日共爲歡。卿何卻邪。紹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雖官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爲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釋冠冕。襲私服。此紹之心也。旗等不自得而退。

宋璟

王毛仲有寵於玄宗。百官附之。一日毛仲嫁女。上問何所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張說源乾曜輩。豈不可召耶。對曰。此則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對曰。誠如聖旨。上笑曰。朕明日爲汝召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婚事。卿等宜與達官悉詣其第。旣而日中。客未敢舉箸。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歸。

陳良祐

淳熙中。張說頗用事。爲都承旨。一日奏欲置酒延衆侍從。孝宗許之。且曰。當置酒。殺爲汝助。說拜謝。退而約客。客至期。畢集。獨兵部侍郎陳良祐不至。說殊不平。已而中使以上樽珍膳至。說爲表謝。因附奏。臣嘗奏旨。而後敢集客。陳良祐獨不至。是違聖意也。旣奏。上忽顧小黃門言。張說會未散否。對曰。彼旣取旨召客。當必卜夜。乃命再賜。說大喜。復附奏。臣再三速良祐。迄不肯來。夜漏將止。忽報中

批陳良祐除諫議大夫。坐客方盡歡。聞之。憮然而罷。

○○ 梁伯鸞

梁伯鸞少孤。嘗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伯鸞及熱釜炊。伯鸞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城竈更然之。

蕭望之

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蕭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

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閣。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王。將以流大化。致于洽平。是以天下士之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哺之禮。致白屋之意。于是光獨不除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

出入從舍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爲望之。曰。各從其志。

○沈慶之

沈慶之領淮陵太守。領軍將軍劉湛之知之。欲相引接。謂之曰。卿在省年月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

韋澳

韋澳性貞退寡慾。太和六年登第。後十年不仕。伯兄溫與御史中丞高元裕友善。溫請用澳爲御史。澳不荅。溫曰。高君端士。汝不可輕。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詣元裕之門。

○王丹

王丹徵爲太子少傅。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荅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解系

解系父修。魏瑯琊太守梁州刺史。武帝受禪。封梁
鄒侯。系及二弟結育。並清身潔已。甚得聲譽。時荀
勗門宗彊盛。朝野畏憚之。勗諸子謂系等曰。我與
卿爲友。應向我公拜。勗又曰。我與尊先使君親厚。
系曰。不奉先君遺教。公若與先君厚。往日哀頓當
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勗父子大慙。當世壯
之。

○封軌

封軌旣以方直自業。高綽亦以風槩立名。尚書令
高肇拜司徒。綽送往迎來。軌竟不詣。綽顧不見。軌
乃遽歸曰。吾一生自謂不愆規矩。今日舉措不如
封生遠矣。

邴根矩

魏文帝爲五官中郎將。時天下嚮慕。賓客如雲。邴
根矩獨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舉動。曹公微使
人從容問之。荅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
世子。此典制也。曹公深重其言。

顏含

王導名位隆重。百僚議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于顏含。含曰。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空。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旣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于我。我有邪德乎。

李沆

李沆爲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不喜人論說短長。附已。胡秘監旦謫商州。久未召。嘗與沆同爲制誥。聞其拜參政。以啟賀之。詆前居職罷去云。呂參政以無功爲左丞。郭參政以酒失爲少監。辛參

政非才。謝病。優拜尚書。陳參政新任失旨。退歸兩省。而譽沆甚力。沆不樂。命小吏封置別篋曰。吾豈真優是耶。亦適遭遇耳。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爲。况欲揚一已而短四人乎。終沆爲相。且不復用。

沈文季

沈文季風采善于進止。司徒褚淵彥回。當時貴重。頗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爲之屈。武帝在東宮。圍宴朝臣。文季數舉酒勸彥回。回甚不平。語武帝曰。沈

文季謂淵經爲其郡。依然猶有故情。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國失士。不識枌榆。

張敷

江夏王義恭就太祖求一學義沙門。此沙門求見發遣。會張敷赴假還江陵。太祖謂沙門曰。張敷應西。當令相載。及敷辭。上謂曰。撫軍頃一意懷道人。卿可以後編載之。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旨。曰。臣性不耐雜。

徐景山

或問盧欽。徐公景山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在徐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荅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天下奢靡。轉相倣效。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

王質

范仲淹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士大夫莫敢往別。王質獨扶病餞于國門。大臣責之曰。君長者。何自

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顧質何敢望之。若得爲其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爲之縮頭。

○張安道

神宗嘗對章惇稱張安道之美。問惇識否。惇退以告呂惠卿。惠卿明日與安道同行入朝。告以上語。且曰。行當大用矣。安道縮鼻不對。其夕安道適與客坐。惇呵引到門入謁。安道使謝曰。素不相識。不敢受謁。

劉真長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真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

○武儒衡

武儒衡爲中書舍人。時元稹依倚內官。得知制誥。儒衡淡鄙之。會食瓜閣下。蠅集于上。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處來。而遽集于此。

○楊億

楊億在翰苑日。有新幸近臣欲扳億入其黨。因問

語億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億正色荅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

○ 虞翻

虞翻聞曹公辟。曰。盜跖欲以餘財汚良家耶。遂拒不受。

陸玩

王丞相導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玩。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爲亂倫之始。

崔劼

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爲子弟干祿。世門之胄。多處京官。而崔劼二子拱搆。竝爲外任。弟廓之從容謂劼曰。拱搆幸得不凡。何爲不在省府之中。清華之所。而竝出外藩。有損家代。劼曰。立身以來。耻以一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

○ 謝諲

謝諲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明月。

艾陵伯萇

松滋侯平之子萇。賜艾陵伯。萇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而笑。孝文遷都。萇以代尹留鎮。除懷朔鎮都大將。因別賜萇酒。雖拜飲而顏色不泰。帝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當爲朕笑。竟不能得。帝曰。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左右見者無不扼腕大笑。

何克

王含作廬江郡。貪濁狼藉。王敦護其兄。故于衆坐稱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克爲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克卽廬江人所聞異于。此敦默然。苟人爲之反側。克晏然神意自若。

張九齡

楊國忠子弟以奸媚結識朝士。每至伏日。取堅冰令工人鏤爲鳳獸之形。或飾以金環綵帶。置之雕盤中。送與王公大臣。惟張九齡不受。此惠

齊牧者

吳延陵季子遊于齊。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

居之高。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友不友。當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延陵子知其爲賢者。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

孔覬

孔覬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覬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之屬。覬見之僞喜。謂之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側。既而正色謂道存等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耶。命左右取火燒之。燒盡乃去。

○王吉

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

○寇儁

寇儁性廉恕。不以財利爲心。家人曾賣物與人。而剩得絹五匹。儁于後知之。乃曰。惡木之陰。不可暫

息盜泉之水無容悞飲得財失行吾所不取遂訪主還之。

○崔樞

崔樞應進士客居汴半歲與海賈同止其人得疾既篤謂崔曰荷君見顧不以外夷見忽今疾勢不起番人重土殯脫歿君能終始之不崔許之曰某有一珠價萬緡得之能蹈火赴水實至寶也敢以奉君崔受之曰吾一進士巡州邑以自給奈何忽蓄異寶伺無人置于樞中瘞于阡陌後一年崔遊

丐亳州聞番人有自南來尋故夫并勘珠所在陳于公府且言珠必崔所有也乃于亳來追捕崔曰倘竈窻不爲盜所發珠必無他遂剖棺得其珠汴師王彥謨奇其節欲命爲幕崔不肯明年登第竟主文柄有清名。

○徐勉

徐勉遷吏部尚書常與門人夜集客有虞高求詹事五官勉正色荅云今夕只可談風月不宐及公事。

王平甫

王平甫該洽善議論。與其兄介甫論新政。多援據。介甫不能聽。侄雱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楮錢。平甫曰。兄在相位。須要令天下後世人取法。雱雖疾。丘之禱久矣。爲此奚益。且兄嘗以君法繩吏奸。今以楮錢邀福安。知三清門下獨不行君法耶。

蘇瓊

蘇瓊除南清河太守。道人道研爲濟州沙門。統資產巨富。在郡多出息。常得郡縣爲徵。及欲求謁蘇瓊。瓊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研雖爲債數來。無由啟口。其子弟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師徒還歸。遂焚債券。

李德林

李德林年十六。遭父艱。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正嚴冬。單袞跣足。州里人物。由是敬慕之。博陵豪族有崔湛者。僕射之兄。因休假還鄉。車服甚盛。將從其宅詣德林。赴弔。相去十餘里。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

燻灼

○蔡攸

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宗頻以巨觥宣勸之。攸懇辭不任。杯酌將至顛踣。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也。

尹少稷

尹少稷博學工文。杜門讀書。不汲汲于仕進。諸公薦之。與陸務觀同賜出身。少稷行有法。又通世務。時論翕然歸重。嘗論減年賞當與實歷對使。孝宗

用其說。至今行之。後乃附麗湯思退。力排張魏公。以是除諫議。公論始薄之。厥後貶嶺南。累年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之善。便道來訪。謂益公曰。某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望。思之不審。所得于彼者。幾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

石昂

節度使符習高石昂行。召爲臨淄令。習入朝京師。監軍楊彥郎知留後事。昂以公事至府上謁。贊者以彥郎諱名石。更其姓曰右。昂趨于庭。仰責彥郎

曰。內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郎大怒。拂衣起去。昂卽趨出。解官還家。語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爲刑人所辱。子孫其以我爲戒。

繫曰。火處寒而炎不衰。松積水而柯不凋。物有大質。足以自存。矧夫厲貞剛之操。踐繩墨之節。人能弘道。身以成仁。可謂非性所受。有藉韋弦者乎。夫求福不回。匪以避謗爲義。過涉滅頂。取于獨立。無咎。是以峻格旣標。風飈欲遠。若之人者。心映烈日。氣凌勁秋。置坊禮義之大。辨介笑嘖之細。橫峰攢。

僚。干將之銳。不摧光景。時昏若華之映。彌耀身爲珪璋。不毀通檢。孔子所謂行已有恥者耶。不得中行。必也狂狷。斯可庶矣。清漢之間。羽以爲儀。博陵滅騎。燻灼生慚。濟州徵息。青雲弛口。民是秉彜。或允前談。而操乏端。槩蔡攸踣。于灌觥行。違曩烈少。稷悔其掃地。有能戒此。而悟彼君子。所以立不易方也。

贊曰。矩靡可踰。度惟不愆。清塗克踐。風規斯鮮。苟允已獨寧。趨世然稜稜。天骨方不剝員。

世林卷之二

莆陽藍文炳翰卿著

新安畢懋康孟侯贊

武林黃汝亨貞父閱

清漳周起元仲先

校

新安吳養春百昌

涼燠

夫蠖屈龍信。士亦何常。朝趨暮過。市有同態。故鶡冠與嘆於踈聚。曹生感咏於親離。嗟夫。陸沉之羽。

或爲排虛之翔秋枯之條。卽是熙春之榮。誰能不波達而辨。此審夫前倨而後恭。昔慕而今棄者。涼燠之途。寧無朱公之哭哉。列涼燠第二。

蘇秦

蘇秦出遊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空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

矣。其後蘇秦爲從約長。竝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疑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衆人乎。

主父偃

主父偃遊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家貧假貸無所

得。乃北遊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孝武元光元年。中。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拜主父。偃爲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

○大公望

太公望少僭馬氏。老而見去。賣漿孟津。值天大涼。改業販麵。又值大風。僭于棘津。饑而不庸。屠牛朝歌。天熱肉敗。凡往不遇。乃釣于滋泉。西伯出獵。與語大悅。載與俱歸。立爲師。及武王平商。封于齊。東就國。道遇婦人泣。問之。其前妻也。再拜求合。公取盆水傾地。令其收之。惟得少泥。太公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婦遂抱恨而死。

朱買臣

朱買臣家貧。好讀書。樵薪自給。吟咏且行。時人謂之癡。其妻耻之。而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貴。今

四十矣。待我富貴。當報汝勤苦。其妻恚曰。噫。公
。餓死耳。何以報我。遂改嫁。其後買臣嘗負薪于
墓間。故妻與其夫俱上冢。以爲得志。見買臣饑寒。
呼飲食之。後數歲爲會稽太守。故妻與其後夫治
道甚窮乏。買臣會後車載其夫婦置後園中。給衣
食。經數月。妻自縊死。

王歡

王歡安貧樂道。專精耽學。不營產業。常丐食誦詩。
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毀其書。而
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妻耶。時聞
者多哂之。歡守志彌固。遂爲通儒。至慕容暉襲僞
號。署爲國子博士。親就受經。遷祭酒。

沈慶之

沈慶之旣通貴。鄉里老舊素輕之。後見之。皆膝行
而前。慶之嘆曰。故是昔時沈公。

桓榮

桓榮初遭倉卒。與族人桓元卿俱捃拾。投閑輒誦
詩。元卿謂榮曰。卿但盡氣耳。當安復施用。時乎榮

笑而不應。後榮爲太常元卿。來候榮。榮諸弟子謂曰。平生笑君盡氣力。今何如。元卿曰。我農民安能預知此哉。

○王播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照寺木蘭院。隨僧齋。僧厭怠。乃齋罷而後擊鐘。後二紀。播自重位出鎮。是邦。因訪舊遊。向之題者。皆以碧紗幕。其詩。播繼以二絕句曰。三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如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又云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三十年前塵撲面。而今始得碧紗籠。

○漢高祖

漢高祖長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時。嘗辟事。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嫂厭叔。叔與客來。嫂佯爲羨。盡櫟釜。賓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尚有羨。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爲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爲言。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爲其母不長者耳。于是乃封其子信爲羹頡侯。

韓信

韓信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信時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爲楚王。至國。召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

任安

任安爲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爲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卧。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于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

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上藉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

步騭

步騭避難江東。與廣陵衛旌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會稽焦征羗。郡之豪族。人客放縱。騭與旌求食其地。懼爲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獻征羗。征羗方在內。卧。駐之。移時。旌欲委去。騭止之曰。本所以來。長其疆也。而今舍去。欲以爲高。祇結怨耳。良久。征羗

開牖見之。身隱几坐帳中。設席置地。坐騭旌於牖外。旌愈耻之。騭辭色自若。征羗作食。身享大案。殺膳重沓。以小盤飯與騭。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騭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騭曰。何能忍此。騭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耻。

○ 劉穆之

劉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脩拘檢。好往妻兄乞食。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

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饑，何忽須此？及穆之爲丹陽尹，將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至醉，穆之乃令廚人以金拌貯檳榔一斛以進之。

○元載

元載妻字韞秀，王縉女也。初縉鎮北京，以女嫁載。歲久而見輕怠，親戚以爲乞兒，皆厭薄之。載遂游秦，既到京，屢陳時務。肅宗擢拜中書，及代宗兩朝，宰相貴盛無比。太原內外親屬悉來謁賀。韞秀安置于間院，忽因晴景，以青紫綵條四十條，各長三十丈，皆施羅綺繡之飾，每條條下排金銀爐二十枚，皆焚異香。香至其服，乃命諸親戚西院間步。韞秀問是何物，侍婢對曰：今日相公與夫人曬曝夜服。王氏謂諸親曰：豈料乞索兒婦，還有兩事，蓋形粗衣也。于是諸親羞赧，稍稍辭去。

→ 韋臯

張延賞選婿，無可意者。其妻苗氏賢，而知人，特選進士韋臯許之。臯性疎曠，不拘細行。延賞竊悔，由

是婢僕頗輕慢之。惟苗氏待之益厚。臯因辭東遊。張氏罄奩具以治行。延賞幸其去。以七馱物爲贐。臯行翌日。悉還之。惟留奩具及書冊而已。後五年。臯擁節旄。會德宗幸奉天。持節西川。替延賞。乃改姓名作韓翃。人莫敢言。至大回驛。去府三十里。人有報曰。替相公者韋臯。非韓翃。苗氏曰。必韋郎也。延賞曰。天下姓名同者甚衆。彼韋生必填溝壑。豈能乘吾位乎。次日果韋臯也。延賞慚懼。自西門潛遁。臯入見苗。禮奉過布衣之日。求前輕慢者皆杖人。

○ 郝夫人

歿之。時泗濱郭固。因爲詩曰。宣父從周。又入秦。昔賢誰不困風塵。當時甚訝張延賞。不識韋臯是貴人。

公孫獻

王羲之郝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屣。見汝輩。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

公孫獻。軌之子也。軌弟質之子。邃爲從父兄弟。而獻才器少優。又封氏之甥。崔氏之婿。邃母。鴈門李。

氏地望。縣隔鉅鹿。太守祖季真多識。北方人物。每云士大夫當須好婚親。二公孫同堂兄弟耳。吉凶會集。便有士庶之異。

馮子琮

馮子琮以僕射攝選婚嫁相尋。袁聿脩常非笑之。語人云。馮公營婚日不暇給。及自居選。曹亦不能免。時論以爲地勢然也。

張裔

諸葛亮出駐漢中。張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其明年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

高爽

廣陵高爽博學多材。劉禕爲晉陵縣。爽經途詣之。了不相接。爽甚術之。俄而爽代禕爲縣。禕遣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云。高晉陵自答。人問其所以。答云。劉禕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

何尚之

何尚之以操立見稱爲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于治渚。及至郡。父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荅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舩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窺者。

○孟嘗君

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嘆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爲客謝乎。馮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

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

○廉頗

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皆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

魏其侯

灌夫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灌夫亦倚魏其。兩人相爲引重。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取燕王女爲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郤。魏其曰。事已解。疆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而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

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咕囁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胸。何知程李乎。

王雅

王雅敬慎奉公。孝武帝深加禮遇。時王珣兒婚。賓客車騎甚衆。會聞雅拜少傅。迴詣雅者過半。

韓演

韓演爲丹陽太守。坐從兄季朝爲南陽太守刺探尚書。演法車徵。以非身中贓。豐道路聽其從容。至蕭。蕭令吳斌。演同歲也。未至。謂其賓從。到蕭乃一相勞。而斌內之。狴犴堅其。鑲挺躬從。兵馬送之。出境。從事汝南閻符。迎之於杼秋。相得。令傳舍解其桎梏。入與相見。爲致餼異。曰。明府所在流稱。今以公徵。往便原除。不宐深入。以介意。意氣過于所望。到亦遇赦。其間無幾。演爲沛相。斌去官。乃臨中台首辟符焉。

陳蕃

陳蕃去光祿勳。還到臨穎巨陵亭。從者擊亭卒數下。亭長閉門收其諸生。人客皆厭毒痛。欲復收蕃。蕃曰。我故大臣。有罪。州郡尚當先請。今約勅兒客無素。幸皆坐之。何謂乃欲相及。相守數時。會行亭椽至。因乃得免。時令范伯弟亦卽殺其亭長。蕃本召陵。父梁。父令。別仕平輿。其祖河東太守。冢在召陵。歲時往祠。以先人所出。重難解亭。止諸家舍。時令劉子興不肯出。候股肱爭之。爾乃會其冢上。蕃

持板迎之。長跪。令徐乃下車。卽坐。不命去。板辭。意又不謙。恪蕃深忿之。令去。顧謂賓客。平輿老夫。何欲召陵令哉。不但爲諸家故耶。而爲小豎子所慢。孔子曰。假我數年乎。其明年。子興以賊疾見彈。埋于當世矣。蕃起于家。爲尚書僕射。大中大夫。太尉。

劉矩

沛國劉矩爲尚書令。失將軍梁冀意。遷常山相。去官。冀妻兄孫禮爲沛相。矩不敢還鄉里。訪友人彭城環玉都。玉都素敬重矩。欲得其意。喜于見歸。爲

除處所。意氣周密。人有謂玉都者。禍至無日。何安
爲其主乎。王都因事遠出家。人不復占問。暑則鬱
蒸寒則凜凍。且饑且渴。如此一年。冀亦舉寤。上補
從事中郎。復爲尚書令。五卿三公。爲國光鎮。玉都
慙悔自絕。

殷深源

殷深源被廢。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流放之戚。
外生韓康伯始隨至徙所。週年還郡。殷素愛之。送
至水側。乃詠曹顏遠詩曰。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
離。因而泣下。

却超

却超。情之子也。王獻之兄弟。自超未亡。見情。常躡
履問訊。甚脩甥舅之禮。及超死。見情。慢怠。展而候
之。命席。便遷延。辭避。情每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
子敢爾耶。

程伯淳

程伯淳遊山。山僧云。晏元獻南來。獼猴蒲野。戲爲
一絕云。聞說獼猴性頗靈。相車來便蒲山迎。鞭羸

到此何曾見始覺毛蟲亦世情。

列精子高

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王。善衣東布衣。白編冠。穎推之履。特會朝雨。祛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于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嘆曰。侍者。爲吾聽行乎齊王也。夫何阿哉。又况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

和士開

和士開母喪。託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興等。竝爲義孝。有一人亦在哭限。封孝琰入弔。出謂人曰。嚴興之南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聞者傳之。士開知而大怒。

姚崇

成敬竒爲大理正。與姚崇有姻親。崇嘗感疾。敬竒造宅省焉。對崇涕泣。懷中置生雀數頭。乃一一持出。持手執而後放之。祝云。願令公速愈也。崇勉然從之。敬竒旣出。崇惡其諛媚。謂其子弟曰。此淚亦

何從而來。自茲不復接遇。

蔡京

薛肇明謹事蔡京。至戒家人避其名。宣和末。有朝士新買一婢。頗熟事。因會客。命出脩樽。一客語及京字。婢遂請罰酒。問其故。曰。犯太師諱。一座駭愕。婢具述。先在薛太尉家。每見與賓客食飲。有犯京字者。必舉罰。平日家人輩。誤犯。必加叱詈。太尉脫。或自犯。則自批其頰。以示戒。

衛青

衛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罵卽足矣。安得封侯事乎。

田式

田式除名爲百姓。慙恚不食。妻子至其所。輒怒。惟侍僮二人。給使左右。從家中索椒。欲以自殺。家人不與。陰遣所侍僮詣市買毒藥。妻子又奪而棄之。式恙卧。其子信時爲儀同。至式前流涕曰。大人旣是朝廷舊臣。又無大過。比見公卿放辱者多矣。旋

復升用。大人何能久乎。乃至于此。式歛然而起。抽
刀斫信。信遽走避之。刃中于鬪。

繫曰。林不爲鳥。身豐而鳥自棲淵。不爲魚。深而魚自
潛淵。黃之去羽也。清淺之却鱗也。非以我異爲招。
而物殊其赴耶。故懷璧未必能施。而衆願親蓬樞。
未必盱求。而衆競踈燎。原嚮邇。抱薪以投。寒谷積
氷。褰裳以避。俗自有情。于斯爲甚。迺如風雲俄翻。
龍蛇倏變。升沉驚其易地。敬倨隨之屢遷。勢可今
離。遂忘朝趨之市。怨本昔狎。或畏郊勞之騎。觀物

自彼。因貴因賤。悲夫腹之有尺。而態險于山。矧若
敬竒之涕于懷。雀子高之姣于聽。行媚。賤則噓。其
張炎佞。寵則煽。其餘焰。斯其臨渚。隕涕。豈惟深源。
鞭羸有咏。寧獨伯淳哉。是以侯貴。語以當封。人如
足以無罵。法相雖微。疑自身賤。安問波俗乎。田式
匹夫患失。過爲熱中。夫其善。以涼焰因人者。未有
不以涼焰衡已者也。索椒抽刀。情有固然。又何笑
彼哉。

贊曰。多金生顏。榮名爲寶。貌彼酬予。因醜因好。水

世本
卷之三
行流濕火。然就燥。莫是情波。獨以悟早。

